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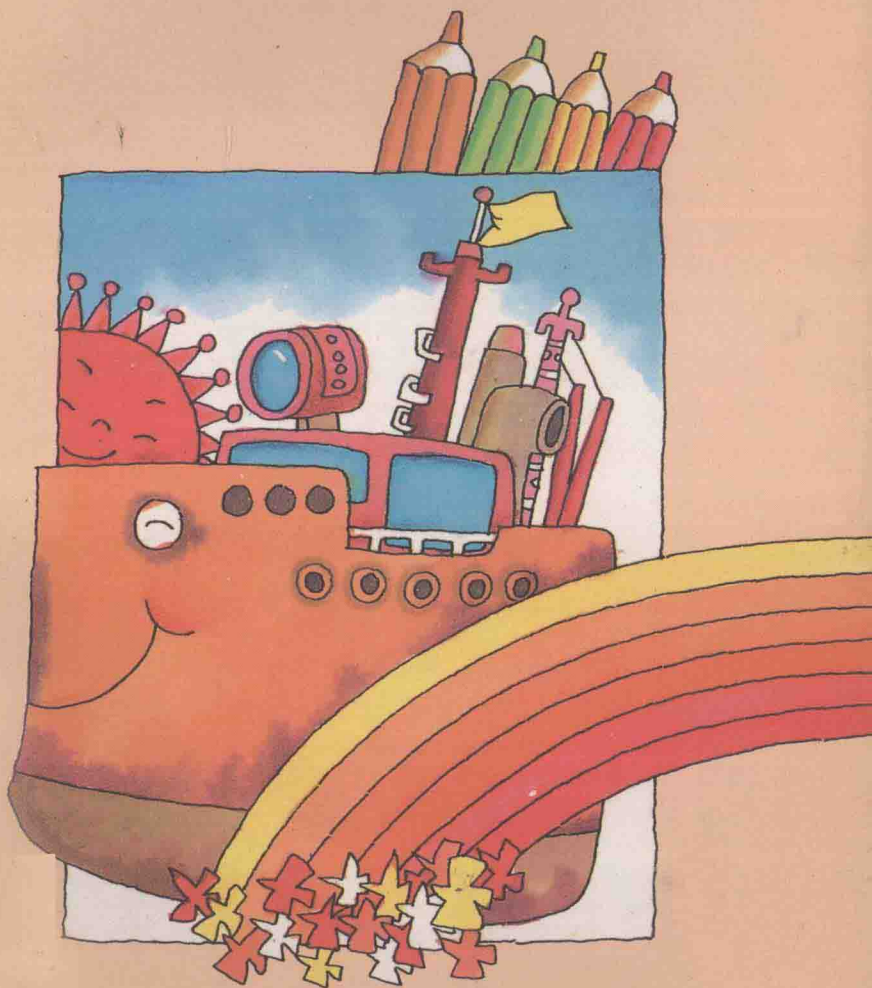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儿童文学新典·中学生卷

阳光灿烂的

梅子涵 主编



水手

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新境



中学生卷

阳光灿烂的水手

主编 梅子涵

协编 萧萍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中国儿童文学新典·中学生卷

阳光灿烂的水手

梅子涵 主编

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45000

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7-80613-345-3/I·262

定价:全套 3 册 24.00 元 每册:8.00 元

主编序言

我们把这些很好的故事编起来送给你，
因为我们想到，阅读着文学长大的生命会有
诗意。文学在这个世界是铺天盖地的，但这些
故事是专门为你而写。

它们的灵感别出心裁

它们的风格千姿百态

它们的叙述幽默风趣

它们的语言生动精彩

你们的生活会因它们的相伴又多出轻松
和愉快

你们的书架会因它们的站立又多出风景
和美丽

好好保存它们

还没等你们完全长大

它们就已经属于上个世纪的故事

二十一世纪要到了

二十世纪的故事能在二十一世纪帮助你
——这是真的。

目 录

放飞囚禁的心	王 蔚	1
青春叙述	萧 萍	15
很短的散文	梅子涵	19
果之梦	张晓楠	23
弱者刘常	玉 清	24
星期天我们去郊游	张雪莲	43
邮递马车	左 泓	45
四弟的绿庄园	秦文君	57
笛王的故事	王宜振	70
父亲的城	曾小春	72
沙原人	常星儿	84
纸条儿	薛卫民	95
小宝历险记	罗来勇	97

十三岁的幻想	陈秋影	113
今年流行黄裙子	程 玮	118
风景	朱效文	125
黑眼睛	马及时	133
永远的星星	伦 鹏	135
秋景如水	常新港	137
艺术的甜歌	王月华	144
北宋浮桥	彭学军	147
给我未来的孩子	张 梅	157
母亲的红手绢	张年军	160
庙沟同学	老 臣	162
季节絮语	肖琬琦	175
大年初一	车培晶	177

放飞囚禁的心

□ 王 蔚



妈说我上了职高以后就变得老气横秋了，全不如初中时那么活泼，招人喜爱了。上初中时我可爱吗？那时她常说我不用心学习，如何烦人，如何不如别的女孩子文静……

她这么说说也没啥，妈妈嘛，你还能不让她唠叨几下。问题是，现在她一盯上我就没个完、没个了，我耐着性子保持沉默，心里盘算着怎么脱身才好。可巧救兵来了，是她的两个厂里的姐妹，妈板着的脸顿时柔和起来，对人家一笑一笑的，我乘机掩上自己的房门，一点声音都不出地插上销子。

这么一来，妈更有理由说我老气横秋不招人喜欢了，对她来说，我不做作业是不对的，作业之外还继续跟书打交道也是不对的，尤其这些书并不是课本。我这一整个星期天下午，就带着耳机听歌，读小娟的信，给小娟写回信，最主要的，是读了半本书，别以为我在读琼瑶一类的言情书，那太浅啦，现在我读的，一律是莫青推荐，莫青的水准，总是没错的，反正我死心塌地地相信她。

莫青的单身宿舍，最近成了我坏情绪的收容所。她说：“你只有不高兴了才上我这儿来啊，把我这儿当废品收购站吗？”我就歪在她扔了一地的坐垫上美滋滋地傻笑。

认识莫青是偶然的，她大概是注定了跟我的坏情绪有缘。

小娟意外地在初三下学期转到B市去了，突然没了这么个勾肩搭背好多年的伙伴，心里就一个劲地失落，正赶上期中考试，不用说是考砸了，一个人溜着墙根走路。其实莫青就一直走在我身边，但那会儿咱俩还谁都没注意谁呢。我神情恍惚，呆头呆脑地眼看就要撞在一面老墙上，忽听有人亮起嗓门大喝一声，“喂！”然后，一阵放肆的笑。一愣神，才发现自己的脑袋快撞到墙上。这下，我看清了她的模样：肥肥的风衣肥肥的便裤，灰头灰脸的，个子瘦高得可以。那时我还一点没注意到，她长得是很有味道的，一种说不清楚的与众不同的好味道。

就这么挺古怪地认识了，我说：“笑什么嘛？真是！”

“笑也可以？”

“谁说不可以啦？”我一转身，往她一个方向走，两人就并排了。

“啊呀你知道吗小姑娘，我一直都想知道，人梦游的时候到底什么样，今天总算见识到了。”

“梦游倒好了。”我忍不住一笑。

“哦！不是梦游？”她故作认真地低头端详我，“嗯——明白了，单、相、思！”

“去你的——”我委屈地大叫，忽而又看着她，“你是谁呀？”

最后，才发现她手上还摊着的速写本，和在夕阳隐去后的光线中，十分隐约模糊的画。

二

职高的课意外地轻松好对付，女生们一下课就讨论明星、讨论衣服、讨论到哪儿去拍“小芳”照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自从认识莫青，我对这些东西极快地淡漠下来，初中时积攒的一堆明星贴画全部拱

手送人，她们生怕我后悔似地一哄抢了去，还直拿眼睛怪怪地瞟我，杨晓菲甚至神经兮兮地问，“哎，是不是你们家外国的亲戚要来啦？”

这想法真绝，我能明白，她的意思是，外国亲戚一来，什么油水捞不到？还在乎这点子明星玉照？

要在以前，我非跟她理论个一清二楚不可，现在连这份心也淡了，反正说不清，让她们乱嚼去吧，一放学我就声称去外国亲戚家作客，在她们大惊小怪的叽叽喳喳中快地奔出教室，奔出校园，往莫青那儿跑。

七拐八绕跑到地处偏僻的师专，进大门，穿过两个篮球场，几幢吵闹的学生宿舍楼，和一个空荡荡的旧礼堂，礼堂背后，是食堂和澡堂，澡堂锅炉冒出的蒸汽常常是直接漫进莫青的窗口，她住的，算得上全校最偏僻的角落了。两层的旧楼，一楼家家用盖楼搭脚手架的竹篱围出参差的院子，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，还好莫青住在二楼，我爬上嘎吱作响的楼梯，侧身避开走廊上的煤炉、煤球、破架子、烂箱子和一些透着亮色的花花草草到达走廊尽头，莫青的门口，干巴巴的什么也没有，除了地板上一个烂了木头的陷坑。第一次来时，她就提醒我注意这个，“你人小，别掉下去了。”她说笑话时一本正经。我在门口笑个不停，莫青一直等我笑够了，才抬手去开门。

本是极旧的房子，粉刷得再白也是个旧的，窗框往下直掉漆皮，这些，都被她一大块淡条纹的帘子遮了去，帘上时而有几束茵蘊的叶子和花，细看，是水彩画上去的，没窗的这面墙上错落地挂着好几幅油画。来不及一一细看，又去光顾扔了一地的厚厚的手缝坐垫，坐垫下面是常见的竹凉席，竟被她当地毯来用了，极有风味，坐下去再抬眼一看，她连天花板都没放过，明明是一片天空嘛，是

在大片淡蓝的布上绘了白云，也不知道布是怎么固定上去的，我是看得有点呆了。

其实是个很朴素的地方啊，而这一切连同那书架、画架、写字台、小台灯，一律向我展示着难以言说的富有。

“发呆发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吃点什么。”她泡了茶，又挪过一个饼干筒，两人都在垫子上坐舒服了。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开始自轻自贱地感到，自己的家简直不叫个家。

莫青并不和我说太多的话，问我几句，吃点点心，就忙她的去了，丢下我一人在垫子上继续东看西看，心神摇曳，在这儿没有一点不自在，“水又开了，”她忽然说，“去帮我拔一下插头。”我一跃就钻进小房间，拔了电壶插头，冲水，出来看她，还在桌上写什么，好像是信，手很快地在纸上动着。

不久她又说：“小姑娘，你该回家了。”说完站起身来。我也知道天色不早了，不大情愿地把一本画册放回书架。站在她面前，我简直是个矮冬瓜，“你真高！”我仰着头一脸羡慕。

“小姑娘，你可别长我这么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太高了引人注目，像个明星似的。”

“那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可我不是明星啊，人家以为我是，要我做戏，我又偏不会，不是出洋相吗？”我又傻笑起来，她扬起眉毛看着我，额上挑起两道纹路，她说不上漂亮，就是很有味道，这味道，是不是那种叫作气质的东西呢？我还吃不太准。

那时并不知道她三十多岁了，三十岁的人，通常是要叫阿姨的，我可一点没当她阿姨，总以为那种称呼是给有孩子的妈妈。

成了她的常客后，生活里仿佛多出来一个兴奋点，放学后那点



不多的时间里，除了莫青那儿，简直就没我想去的地方。然而实际上，我去得还是不多，身后总有个妈妈呀，她是家里管天管地的人物，隔三差五出差的爸爸，一回家门也是她的管教对象，妈把家里弄得暖融融的，谁冷了热了，胖了瘦了，她都要及时赶来将你调整到适中，否则她就不快活，就数落就唠叨，就让你喘不过气来。

莫青笑道：“你挺幸福嘛，小姑娘。”我就低头不语，敢说我不幸福嘛？我有的这一切，莫青像是都没有，她从没提过自己的过去或家庭什么的，她问问我的情况，笑笑，拿点东西来一起吃，带我看画，边看边让我感觉油画和粉画质地上的不同，我最感兴趣的，还是湿漉漉的水彩。“你要真想学，先培养点兴趣吧。”她总是用这种口气，似乎从来都不相信我真的想学。“怎么不是真的？”我气得很。但她不理睬，继续说，“小姑娘嘛，学着打打毛衣不好吗？”

“那你干吗学画？”我赌气道，“你学打毛衣，我就跟着学！”

“打毛衣才是好孩子，画画嘛，容易变坏哦。”

咦？她这种理论怪得叫人发毛，然后她笑了，“好吧好吧，爱学就学。”看我傻愣愣的样子，又说，“明天去买盒水粉颜料，一个调色盒，几支笔，还有纸，啊，纸我这儿有，笔，笔也有，不必买……”

然后我真的气馁了。

我的零花钱大概够买这点东西，但一想到妈，这简直就没有了可能，我的挤放了老旧的被柜和妈结婚时的两只老箱子的6平方小房间里，妈会允许在其间摆弄颜料涂涂抹抹？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，妈是根本反对我有任何课外兴趣的，哪天带两张彩纸回家折折剪剪，她也要一套套地说上来，简而言之，上职高就是一心上职高，毕业后把饭碗搞到才是正经，这么花里胡哨一分心还了得？其实她宁愿我呆在家里没事可干，哪怕睡觉也好，睡觉好歹可以养养身体，而且不“分心”，于是几张彩纸就碎碎地变成了垃圾。

莫青瞅着我越来越沮丧的脸，一笑，显然明察了我的心思，“你看，没那么简单吧。”说着挑了一下眉毛，慢慢吐一口气，“倒是真想有一个跟我学画的小朋友啊——”最后一句像是自言自语，这时我才突然想到，她或许是非常孤独的吧。

三

妈说你去哪啦你去哪啦你到底去哪啦？这么多床单被里被面，你要把妈累死？我把从莫青那儿带回的情绪一丝不漏地在心里揣好掖好，乖乖地帮妈拎起盛被单的篮子，拿起棒槌，乖乖地往离家不远的河边去，乖乖地一路上听她在身后数落，心里，则一句句将她的话顶回去。

我蹲在她身后的石块上使劲捶打一条被里，心自然是飞远了，眼前老晃着莫青的一张张油画粉画水彩画，妈不满地盯了几眼过来，我假装不知道，继续保持老气横秋的沉默。

天已经冷了，洗完衣服两手冻成红萝卜。妈自言自语道，“天再冷就少来这里洗吧。”我听了一高兴，乘势问放寒假可不可以到她们厂开的小百货店里打点零工。“死丫头，这么小就想钱，要钱干什么？是少了你吃的？还是少了你穿的？”

“妈——人家不就买一点贺卡嘛。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是琢磨着什么时候也能像莫青那样常背着包出去走走，她把出远门说得那么轻松，“出去走走。”

“你们这些小孩，就知道贺卡贺卡的，那东西又贵又没个用处，都是花父母的钱，也不知道心疼。”

“人家不是说自己去挣吗？真是——”

你一言我一语别别扭扭到了家，好在妈没太不高兴，数落我们那是她的习惯。进了门见小弟已放学，数落的对象顷刻间转移了，

我调头就逃回自己的房间。

想不到妈还真开通，一放假就把我弄进店里站上了柜台。

喜洋洋地跟妈妈去见柜台组长，既不能老气横秋，又不好嬉皮笑脸，就努力在这两个词中间选个表情给她看。

妈笑着对柜组长方阿姨说，“这丫头笨手笨脚的，全靠你带她喽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方阿姨把妈一揉，“比我家小莉强多了，我家小莉要有她一半机灵就好喽。”小莉就站在柜台里面，对她妈的后背翻了好几个白眼，我都没顾上跟妈的话斗气，朝小莉笑了起来。

小莉怪亲热地上来双手搭着我的肩膀。她长了一张甜甜的圆脸，妈因此不仅夸她，还怪我的脸不够女孩味，像爸的地方多了一点，下颏方了一点，方阿姨却来夸我秀气有神什么的，还说小莉越来越不听话了，“不像你家女儿，还是妈妈贴身的小棉袄。”

妈一下子被“小棉袄”激动得嗓门大起来：“就她？我还指望她？将来嫁出去，别不认得娘家我就满意了……”

有时候，我真觉得，莫青之所以不那么鼓励我画画，就是因我从小受妈的熏陶，身上俗俗的，缺乏艺术气质，我为这点自知之明感到高兴和悲哀。

莫青说她也放了假，要到江南一个古镇去走走，这话听得我心里痒痒的，竟对站了柜台隐隐有几分悔意似的。

“你也想去？”

被她一眼看出来，我倒脸红起来，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只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“干吗不带你的学生去？”

“学生？你不就是吗？”她笑着反问。

是啊，谁说不是呢？她的书，我一本本拿回家偷着看，她说的话，都那么有趣、有味道，也能让我带回家偷偷回味，心里就悄悄预

备起将来也当这样有气质的独立的人，也能画这么好的画，也能有这样的房间，也……

她把两只不太白的旅游鞋往下一褪，人就盘腿坐到床上，从写字台抽屉里摸出香烟来抽，看她那样我都有点想抽烟了，当然只是想想而已，付诸行动是万万不敢的，这种不规矩的事，有妈在跟前你最好想都别想，可我还是想了。看她一个人在淡淡的烟雾里若有所思的样子，长而有力的手指灵巧地弹着烟灰，指上还有颜料的残迹，“别学我，”她突然说，“抽烟对身体不好。”

“那你还抽？”

“我们不一样。”她笑笑，表情却有些凄迷。

当然不一样啦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小孩，妈说我就是长得再大也是她的小孩，这话我不同意。还有三年就十八了，我没完没了地盼着。

柜台上的女孩多半都化着妆，小莉也不着痕迹地抹点口红，方阿姨眼神不好，没察觉，但小莉微微有点不自然的红唇却逃不过妈的眼睛。

“你不许学她的样！”她在饭桌上敲着筷子说，“这么小就妖里妖气的。”

“我才不学呢，妈，我连口红有几种颜色都搞不清。”

妈听我有点卖乖的口气，怪高兴地瞧了我一下，她哪里知道我满脑子在转些什么。

莫青该到了那个江南古镇了吧。

四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我觉得自己像个刚刚学会在浅水里游泳的人，妈一味地要我在浅水里划拉，甚至最好到岸上呆着，而莫青，

总在有意无意地引着我往深水里去，那深水对我的四肢是多么有诱惑力啊，但我只是在由浅往深的水域中不住地试探，时不常地，还要害怕地回头张望几下。

眼看我认认真真站柜台卖口红、卖胭脂、眼影粉、睫毛油、护肤霜……，就要结束寒假并领到今生第一份工资了。杨晓菲偏在我当班的一个下午到我家去玩，要不是她这个小多嘴婆，生活或许还会继续波澜不惊吧。

偏又是妈一个人在家，正在过年的格外热闹之后怪寂寞地打发一个闲日子，嗑瓜子，看没什么劲的电视，厨房里炖着红枣莲心，不时拖着鞋跑去看一下。

本来杨晓菲见我不在，就抽身要走，去找别的同学，架不住妈的热情，也就坐下来嗑瓜子、吃糖果，拉呱些过年的琐事，这一拉呱就坏了。

事后她拉着我的胳膊直赔不是，说莫青的事她是准备偷偷跟我说的，谁知竟让我妈套出来了，“莫青怎么啦？你不是她的朋友，你凭什么乱嚼舌头？”我气得大叫大嚷，根本不容她辩解，两人就这么崩了。

那天下班，妈拿一张阴阳怪气的脸在家等我。

“脸这么红，抹胭脂啦？”

“没呀，妈，你不是说我血色好嘛？”

“嗯，血色好、血色好……”她怪怪地哼着，坐下来上下打量正喝莲心汤的我。“一天到晚辛辛苦苦给你们弄吃的弄喝的……”

“妈你怎么啦？”

“什么怎么啦？死丫头，怪不得一天到晚心神不定的，你说怎么啦？你自己知道！”

“我知道什么？真气死人，我知道什么？”

最怕妈这一招，她什么事也不说，先拿一大堆拐弯抹角的话把你呛个半死。

“哟，你倒气了，小姐哎，你倒寻起你妈的不是来，你妈当牛做马地伺候这一家子，莲心汤端到你手上，到头来倒被女儿寻上不是来了……”

瞧她那样，我哪还喝得下去。你这时纵有一千张嘴也跟她分辩不清，只得强忍着，“我寻你不是干吗呀？妈——我上班上得好好的，没做错事呀——”这么说着，眼泪却激得咕噜往下一滚。

想不到一晚上就这么闹开了，妈把我呛得扑在床上直哭，她自己也被气得呼呼的，这样，足足闹了一两个小时，我才算知道，下午杨晓菲来过、坐过、讲过，有鼻子有眼地讲了一下午的，全是与她毫不相干的莫青。莫青不是好人，谈过好多男朋友，还打过胎，跟人领过结婚证，却又被人甩了，不光这些，莫青这人平常傲气冲天，见谁也不理睬，自己长得又不怎么样，麻篙似的，却好打扮得像妖精，尽穿些奇形怪状的衣服，谈朋友倒挑三拣四的，没结婚就打胎，人家当然甩她啦，这样不要脸的女人，家里还弄得花里胡哨的，她还有许多本子，上面画了无数裸男裸女，就这样的人，一放假又跑到江南相亲去了，三十多岁都没嫁出去，谁还会要……

妈一路说来，竟替我羞愤难当，好容易规规矩矩养大的女儿，居然跟这种人交上了朋友，这种人什么事干不出来？抽烟喝酒、吃喝嫖赌……怪不得这丫头变了，还跟小莉说什么要攒钱出去旅行，可怎么得了！

妈这番说道惊得我眼泪都掉不出来了，我再无一点分辩的余地，也无力分辩，人整个儿呆怔着，恍然间还想起莫青那个“学画变坏”的怪论，难道她周围一直有这么白痴似的胡乱评价吗？

恨不能立即去找杨晓菲打她两个耳光，而妈竟句句相信她的